

## 名家手札里

## 藏着道不尽的纸短情长

“吾妻淑柔，展信安康，我一切无恙……行船入夜，恰江上升明月，圆如玉坠，仿若身在故乡，似与你并肩共赏。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。”这是正在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众多情书的一封。

收到如此情真意切、文字隽永的书信，谁能不为之动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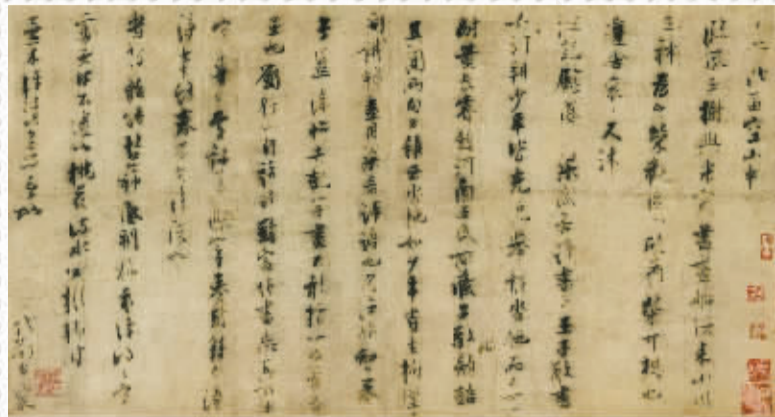
鱼传尺素、雁寄归思、青鸟传音、西风送信，无论在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过去，还是如今即时通讯的时代，千年以来，书信都是身处两地的人们之间最奢侈的浪漫。

一封书信，哪怕说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也能轻易戳中人心的最深处。因为它承载的，是一份情。有情，自然动人。正如元好问所说，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。

书信，也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品，在青史留名。



怀素《苦笋帖》，去年曾在上博东馆展出。



张即之《比留空山帖》，写于横街翠岩山。

## 1 狂草的巅峰之作，曾是宁波人旧藏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主人公木生和淑柔的信，都不是他们自己写的。在那个苦难的年代，能够识文断字的是少数人，平民百姓大多没有受过教育，不仅不能写信，连读信都只能求助他人。

但对文人来说，写信那就不是问题了。

古代的书信，称作尺牍、尺素、手札，书法家的信，更多的叫帖，是可以被后人临摹学习的范本。

比如东晋王羲之，就是一个写信的“达人”，后来他的那些信都成了“帖”。有《快雪时晴帖》《平安帖》《何如帖》《奉橘帖》《丧乱帖》《姨母帖》等行书、行楷、行草帖，还有《游目帖》等29封被编入《十七帖》的草书帖。这些还都是经历代摹写复制保存至今的，而他在世时总共写过多少书信，则不可计数。以至于给人一个错觉，似乎这位书圣每天都在向人“顿首”。

王羲之的信，少则数字，多则百字，其中内容，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的那些信一样，都是日常琐碎。比如下雪了、天晴了、受寒了、吃药了、摘橘子了、想去哪玩了，都要写。想到谁了，就给谁写一封，体现的是魏晋风雅。

这种风雅，令后世仰慕不已，也被发扬光大，尤其到了唐宋时期。

比如唐代最顶尖的两位草书大家，张旭和怀素，便一直在摹仿

王羲之。

张旭有件代表作《肚痛帖》，说：“忽肚痛不可堪，不知是冷热所致，欲服大黄汤，冷热俱有益，如何为计，非临床。”30个字，是不是很傲娇？

草圣怀素的作品传世不少，但唯一被确认为真迹的，是《苦笋帖》。该帖为绢本，纵25厘米，宽12厘米，不及一张A4纸的尺寸，共2行14个字：“苦笋及茗异常佳，乃可径来。怀素上。”大意是，苦笋和茶味道好极了，那就请直接送过来吧。其书法笔走龙蛇，如骤雨旋风，但每个字都在法度之内，“藏正于奇、蕴真于草，含巧于朴、露筋于骨，用笔婉丽、出规入矩”，堪称狂草书法的巅峰之作。至于收件人，帖中虽无名款，不过后世普遍认为这是怀素好友、茶圣陆羽。

该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而它，与宁波还有一层深刻的渊源——原是叱咤沪上地产业界的鄞县横街凤岙（今属海曙区）人周湘云（1878—1943）的私藏。

《苦笋帖》曾入南宋内府，经元代欧阳玄、明代项元汴、清代安岐递藏，后人乾隆内府，之后被成亲王永理、恭亲王奕訢以及溥心畲等人收藏，清末从王府流出后，被周湘云购得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周湘云家人将《苦笋帖》以及南宋米友仁《潇湘图》等大批珍藏象征性售予上海市文管会，后拨归上海博物馆，成为该馆镇馆之宝。

## 2 南宋楷书“天花板”，出自宁波人之手

有宁波人收藏的信，也有宁波人书写的信。

1996年，纽约佳士得举行了一场“上海张氏涵庐旧藏”专场拍卖，震动业内。那场拍卖中，苏轼、曾巩、富弼、朱熹等一批宋人信札，引发私人藏家和官方博物馆争相竞拍。其中，香港著名经济学家、收藏家张五常，拿下了朱敦儒的《睽索帖》和张即之的《比留空山帖》，被认为眼光独具。

巧的是，张即之的出生地，也是时属鄞县的横街。

张即之（1186—1263），字温夫，号樗寮，祖籍安徽历阳（今马鞍山市和县）。南宋状元、词人张孝祥是他的伯父。史载张即之学富五车，他的书法，以刻厉苍劲之笔，写出倔强峭拔的性格，被誉为“宋书殿军”，尤其楷书，堪称南宋“天花板”。当时在北方金国，每有宋使至，一时权贵豪族，争相出巨资求购张即之书法。

张即之晚年告老还乡，隐居横街翠岩山，由北宋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王说开创、绵延两百年的桃源书院，距此不远。在那里，张

还有一位宁波人，反复在和信纠缠，那是他对家乡和亲人浓得化不开的深情。

他叫张可久（1270—约1350），号小山，元代散曲圣手，虽满腹才华，却只因“南人”身份，不得施展抱负，几乎一生都在“长三角”各路、县飘零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
长期的沉沦下僚，以衙为家，致使故乡不复见其踪迹，而张可久也不得故乡音讯。直至今日，研究者都不知道这位游子的家在哪里，只是推测或在宁波罗城之北。

抹不去的乡愁，也成为张可久散曲中一个长久的题材。

他在《清江引·秋怀》中写道：“西风信来家万里，问我归期未？雁啼红叶天，人醉黄花地，芭蕉雨声秋梦里。”

西风送来万里之外的家书，问我何时归？此刻鸿雁南飞，而我沉醉在黄花中，只能听着雨打芭蕉声，梦回故里。

即之写下了《比留空山帖》信札。首句“即之比留空山中”，便是他的自述。

“临风玉树，与米家书画船俱来，山川之神为之荣观。区区欣荷，概可想也……”张即之写道，有气度非凡的好友来访，还带来了可观的收藏品与自己共赏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。朋友返家后，差人送来笼饼、盐柿等礼物以示问候。信末张即之提到，作为回礼，他有“桃花流水四撰”附在信中带给好友。

该信札用行楷书写，舒缓徐疾，挥洒自如。笔墨清健苍秀，妙得自然，个人风格十分强烈，也为绵延千年、传承有序的甬上书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即之的书法，近年屡屡拍出高价。上个月底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国书画专场，一件30.5×6.2厘米、仅20个字、传张即之的《楞伽经残片》，以406万港元成交，每字价格超20万港元。有趣的是，其中“种种”二字的第二个“种”字，以两点替代，网友戏称，张即之的两点就值20万。



张可久像

透过文字，读者分明能感受到他焦急的思乡之情。

在《清江引·春晚》中，张可久写道：“平安信来刚半纸，几对鸳鸯字。花开望远行，玉减伤春事。东风草堂飞燕子。”他以“鸳鸯字”“花开”“玉减”等意象，道出暮春时节一个深闺女子收到书信时的复杂情感；以自然景象“东风草堂飞燕子”收尾，暗含岁月流逝。张可久借女子内心的失落，表达的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心境。

信不来，想家；信来了，也想家。

记者 楼世宇